

學不己齋雜著

楊明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學不己齋雜著

楊明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學不已齋雜著

楊明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8 插頁 2 字數 417,000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01—6,800

統一書號：10186·514 定價：2.90 元

目 錄

春秋左氏傳君子曰徵辭	1
說文采通人說考	13
太史公書稱史記考	29
漢書顏注發覆	51
史通通釋補	115
九鼎考略	139
五霸考	154
四川治水神話中的夏禹	163
莊子校證	184
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	207
雙劍謠荀子新證評	223
呂氏春秋校證	227
呂氏春秋校證補遺	270
呂氏春秋高誘訓解疏證	281
抱朴子內篇校釋補正	338
葛洪的文學主張	419
劉子理惑	429
讀梁書劉勰傳札記	434
劉勰卒年初探	440
劉勰滅惑論撰年考	443
文心雕龍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幾個問題	447

從文心雕龍原道序志兩篇看劉勰的思想·····	473
劉勰論構思	
——讀《文心雕龍》隨筆之一·····	484
劉勰論鍊意和鍊辭	
——讀《文心雕龍》隨筆之二·····	492
文心雕龍隱秀篇補文質疑·····	501
文心雕龍時序篇“皇齊”解·····	517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	523
書鈴木虎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後·····	538
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前言·····	540
涵芬樓影印文心雕龍非嘉靖本·····	558
漢魏六朝文學選本中幾條注釋的商榷·····	560
論著應重視引文和注明出處·····	567
後記·····	572

春秋左氏傳君子曰徵辭

前哲撰述，率有臧否。每於末簡，轉稱先賢。或借其贊辭以見志，或假厥箴言以寄諷。蓋原始要終，彰善癉惡，將綜彼實狀，以明至意所歸；非託諸空言，而蹈自我作故也。《春秋左氏傳》之有“君子曰”者，以此。彼其造語淵懿，含意精眇（鄭樵《通志序》云：“凡《左氏》之有君子曰，皆經之新意”）。蓋馬班論贊所出（劉知幾《史通·論贊篇》云：“《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班固曰‘贊’”），非流俗平議可比。聖文羽翮，人知之矣。而宋之林栗字黃中乃謂是劉歆之辭（《朱子語類》卷八三云：“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揚其波者，遂黨枯護朽焉。斯固少見多怪，率口信心。徒張謬悠之失，有何符驗可據？雖欲詆毀，於傳何傷？將以立論，其論奚立？今試明徵舊文，以見事無虛構。非欲奪彼之矛，還攻其楯。誠以撥左之翳，而呈厥真耳。夫君子之目，雖多載於《左氏》；而君子之論，則錯見乎羣書。前於劉氏者，《晏子》、《荀子》既有之；後於劉氏者，崔篆、曹丕亦引之。《後漢書·崔駰傳》：“（崔）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見《左傳》文公十三年）《三國志·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作《終制》曰：‘……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菑不臣，以爲棄君於惡。’”（見《左傳》成公二年）。如謂《左氏》之文，爲子駿竄附，彼《國語》之所有者，其將云何？如謂《國語》亦子駿竄附，彼《晏子》之所有者，復將云何？且韓非之書，史公之記，既引《左氏》之文，復存君子之論。彼此相同，先後一揆。執一既叵獨射，譽兩將以俱售。欺人瞽說，固難蹠蹕而行已。況荀韓指《韓詩外傳》誤

造，《詩》《禮》發據，自繫別成家言，非以致說魯史。今彼立論，亦隨其規。豈皆後人轉用竄附之《左氏》，以雜諸書邪？抑屬子駿推移竄附之私智，以及諸書也？他姑不論，第觀《左氏》稱“君子曰”者，四十有九；“君子謂”者，一十有八；“君子以爲”者，三；“君子是以”者，十二（外有“君子以”者三見）。果皆子駿所爲，何不憚煩若是！矧夫今古之分，水火異量，當子駿譙讓之會，豈博士緘默弗言？故在子駿之材，既情所不爲；就當時之境，又勢所不許也。抑有進者，季札之辭吳君，曾引君子善子臧守節之詞《左傳》襄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吳太伯世家》同）。倚相之對子期，亦援君子美子木合道之語《國語·楚語》上：“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弃之，其可乎？’對曰：‘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韋昭注云：“違命合道。”）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是丘明發論，固有所祖述者也。閒嘗綜覽全傳，平衡其文，君子之稱，厥類匪一。有本孔子遺言而引之者《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云：“君子者，左丘明所爲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爲君子也。”有爲名賢雅論而據之者《左傳》襄公三年：“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杜預注云：“當時君子。”陳傅良《左氏章指》云：“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林堯叟《春秋左傳釋》云：“《左傳》稱君子曰，多是采取當時君子之言，或斷以己意”，有屬丘明己意而箸之者《北史·魏澹傳》云：“澹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立論，事既無奇，不足懲勸。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雖書闕簡奪，不能悉徵所來，而汎采旁搜，尙可麤得其緒。既出丘明箸錄，則非子駿沾益。不假多言，足可知矣。其本孔子遺言而引者，卽與二傳之稱孔子同意《公羊》昭二十六年，《穀梁》桓二年，均有孔子之辭。（《公羊》一見，《穀梁》五

見)；其爲名賢雅論而據者，卽與二傳之稱君子不殊《公羊》桓二十四年，《穀梁》僖十二年，均有君子之辭(《公羊》五見，《穀梁》三見)；其屬丘明己意而箸者，卽與二傳之稱先師一律(《公羊》有子公羊子，子北宮子，子女子，子沈子，子司馬子，《穀梁》有穀梁子，尸子，沈子等)。雖所稱之文有異，而所宗之旨則一。凡厥類例，不越乎是。輒復摭撫羣籍，用資證明，閒附鄙見，以申誼趣。

一 與本傳文事相同而稱君子曰者

《國語》凡一見：

二十六年，獻公卒。里克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晉語》二)(《士禮居叢書》本卷八)

按：《左傳》僖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四部叢刊》本卷五)內傳外傳，同出丘明。故上所錄列，卽彼此相合。且公羊子之持論(《公羊》僖公十年云：“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是持論與內外傳同)。太史公之徵引尤無差忒，足資監證者矣。

《韓非子》凡一見：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難四》)(《四部叢刊》本卷十六)

按：《左傳》桓公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卷二)

韓非之學，受自荀卿。其師既爲傳《左氏》之大儒，非必嘗從事鑽研。故徵引其事，字句皆符契也。

《史記》凡八見：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舩，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背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秦本紀》）（殿本卷五）

按：《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鄙。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子桑有焉。”（卷八）

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疆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尙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秦本紀》）（卷五）

按：《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卷八）

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魯周公世家》）（卷三）

按：《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卷十四）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禚爲君，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魯周公世家》）（卷三十三）

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禚。穆叔不欲，……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卷十九）

八月，庚辰，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宋微子世家》）（卷三十八）

按：《左傳》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卷一）

（文公）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宋微子世家》）（卷三十八）

按：《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卷十二）

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晉世家》）（卷三十九）

按：《左傳》僖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卷五）

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侯舉解狐，解狐，侯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侯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晉世家》）（卷三十九）

按：《左傳》襄公三年：“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卷十四）

太史公書，多本故記；丘明內傳，尤爲取資。故上列諸端，其摭摭之迹，皆釐然可攷。雖片言隻字，閒有出入；然別裁名家，自應損益也。

《晏子春秋》凡一見：

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內篇雜下》）（平津館本卷六）

按：《左傳》昭公三年：“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卷二）

《晏子》一書，作者難稽；後人好事，不無羸益。前世鴻儒，論之詳矣。然書中紀載，多與經籍相類；上所錄者，即與《左氏》不殊。雖或由後人挹注，要在西京之初平江蘇氏輿謂出

《史記》之後，必非亡新之候。原書具在，可覆按也。

二 與本傳作者相關而稱君子曰者

《國語》凡九見：

君子曰：“知難本矣。”（《晉語一》）（卷七）

君子曰：“知微。”（《晉語一》）（同上）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晉語一》）（同上）

君子曰：“善深謀也。”（《晉語一》）（同上）

君子曰：“不食其言矣。”（《晉語二》）（卷八）

君子曰：“善以微勸也。”（《晉語二》）（同上）

君子曰：“善以德勸。”（《晉語四》）（卷十）

君子曰：“勇以知禮。”（《晉語六》）（卷十二）

君子曰：“能志善也。”（《晉語七》）（卷十三）

按：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而為《外傳》。故《內傳》有君子之稱，《外傳》亦託君子之目也。

《荀子》凡一見：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勸學》（《古逸叢書》本卷一）

按：荀卿之學，原出孔氏。《勸學》首篇，仿自《論語》。是其為學有所祖述，立言有所擬模也。且祭酒傳經鉅子，躬授《左氏》。故於勸學之始，即假君子之稱。正明其淵源有自，非偶然已。

三 與本傳同稱君子曰而係引雅言者

《禮記》凡九見：

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檀弓上》）（相臺本卷二）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檀弓上》）（同上）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應；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禮器》）（卷七）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禮器》）（同上）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禮器》）（同上）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禮器》）（同上）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學記》）（卷十一）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樂記》）（卷十一）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致樂以治心者也。”（《樂記》）（卷十四）

按：《禮記》之作，蓋出七十子之徒，所采非一家，所明非一義。則其徵引君子之文，諒不外乎先哲之辭。以相比例，殆未失倫也。

《史記》凡九見：

晉穆侯十年，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十二諸侯年表》）（駁本卷十四）

按：《左傳》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是史公所稱之君子，乃師服也。

晉昭侯元年，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

晉人亂自曲沃始矣！（卷十四）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晉世家》）（卷三十九）

按：《左傳》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是史公亦以師服爲君子也。

魯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十二諸侯年表》）（卷十四）

按：《左傳》隱公五年：“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史公所稱之君子，乃指左氏也。

魯隱公八年，易許田。君子譏之。（《十二諸侯年表》）（卷十四）

按：《左傳》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是史公亦以左氏爲君子也。

魯桓公二年，宋賂以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十二諸侯年表》）（卷十四）

按：《左傳》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是史公亦以左氏爲君子也。

魯桓公三年，翬逆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十二諸侯年表》）（卷十四）

按：《左傳》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是史公亦以左氏爲君子也。

秦繆公三十九年，繆公薨，葬殯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十二諸侯年表》）（卷十四）

按：《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

仲行、鍼虎爲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是史公所稱之君子，乃本《左氏》也。又按：穆公卒，不見是年經，故云然。

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趙世家》）（卷四十三）

按：《左傳》宣公二年：“秋，九月，晉侯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靈輒）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趙盾卒，靈孟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是史公以大史董狐爲君子也。

按：上所列者，史公皆以君子稱之，步武《左氏》，固將有以焉爾。

《新序》凡三見：

君子曰：“古之良史。”（《節士》）（《四部叢刊》本卷七）

按：《左傳》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是子政所稱之君子，乃指孔子也。

君子曰：“好義乎哉！”（《義勇》）（卷八）

按：《韓詩外傳》一：“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是子政所稱之君子曰云云，乃本韓生文也。

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義勇》）（卷八）

按：《韓詩外傳》十：“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於孝不終也。’”是子政此文，亦本韓生也。

《說苑》凡一見：

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君道》）（《四部叢刊》本卷一）

按：《晏子春秋·外篇》：“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是子政此文，本諸《晏子》也。

四 與本傳同稱君子曰而係箸己意者

《韓詩外傳》凡一見：

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望三益齋本卷八》）

《晏子春秋》凡六見：

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內篇·問上》）（《平津館本卷三》）

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內篇·雜上》）（卷五）

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內篇·雜上》）（同上）

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戾，而反誣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內篇·雜上》）（同上）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內篇·雜下》）（卷六）

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外篇》）（卷七）

《新序》凡五見：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雜事》五）（《四部叢刊》本卷五）

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己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節士》）（卷七）

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節士》）
（同上）

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節士》）（同上）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節士》）（同上）

按：上列三書之稱“君子曰”者，不一而足。蓋皆原本《左氏》，自箸厥意。亦猶遷史之云“太史公”，班書之云“贊”，荀紀之云“論”，陳志之云“評”然也。

余草就此文，幾三載矣。今年秋，質正於燕京大學研究院顧頡剛先生，顧先生曰：“楊向奎君所著《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文中，亦論及此，將刊諸《史學集刊》，昨已於引得校印所付印矣。同心同理，而又同姓，殊奇事也！”余亦頗異之，亟往校印所索觀，其立意誠同，然持論彼此不侔，徵引繁簡有殊，今姑刊之，或亦並行而不相悖也。丙子仲冬朔日明照附識

（原載一九三七年《文學年報》第三期）